



杜詩言志卷二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  
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  
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一作蜀葉一作垂鬢唇背後  
何所見珠壓腰被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  
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筋  
獻飲久未下鑾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  
厨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還賓要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  
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一作向

前丞相嘆

此詩刺天寶諸楊之驕橫由於上之寵祿過也乃  
推原其始則惟以麗人之故是麗人二字乃此一  
篇之眼目故即以名篇夫此麗人之麗至於動君  
王之愛眷聽其干預朝政瀆亂宮闈而莫之禁且  
煽助之惟恐不及者法當極力形容以見其人愈  
麗則其禍愈烈以垂訓萬世聞者足戒此詩入之  
肯也獨是貴涉椒房不可以明言故借長安水邊

之麗人以發其似如所謂態濃意遠肌理細膩自  
鬢唇以至腰身無處不可盡情描寫然後輕輕用  
就中二字移到虢秦身上避實擊虛離形取影法  
也觀察麗人而以態濃意遠二字冠於肌體服飾  
之上真將麗人活活繪出然彼秦虢者亦不過一  
麗人耳使無明皇一番矜寵則雖紫駝翠釜晶盤  
素鱗鑾刀紛綸厭飫未下亦安足道一自賜名大  
國而黃門飛鞋御厨送珍然後諸楊之氣燄乃有  
赫赫然不可嚮邇者嗟乎簫鼓哀吟猶可言也賓  
客雜遜不可言也明皇寵此麗人亦奚料其遂至

於是無如女子小人原無準則苟失控制即至放  
逸迨觀於後來逡巡當軒下馬楊花雪覆青鳥銜  
巾其隱蔽周密狡慧傳情中毒之言乃不可道彼  
方廉恥盡捐倫常澌滅尚有何君國之念在其意  
中哉以此人而位之亟相特大書以彰其過釀為  
禍蠱宗社幾墟可無慟歟此篇當與兵車參看讀  
兵車行而見暴君之不恤民命其流離之苦如彼  
讀麗人行而見荒主之不戢嬪御其驕盈之失若  
此上慢下暴恩義睽絕豈復有君國子民之道至  
於作麗人行而使麗人之妖厲曲曲寫出作兵車

行而使兵車之冤苦歷歷如畫此其筆有爐鍊功  
參造化固又非少陵莫辨也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  
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此五首句句是重過從未至時說起至將去時止  
不必復贅獨是偌大一座山林只輕輕用東橋竹  
三字蔽之可見何園之妙只在水與樹而不言水  
但言橋不言樹但言竹此亦托起一層法句便新  
意便奧於是忽欲重過遂問訊於將軍而得報因

之倒衣命駕高枕不異吾廬以見前番是招此番  
是報前番馬蹄未惜尚待商量此番倒衣命駕何  
等直捷蓋他人便作重過只辨描寫景物而此則  
從情致中寫出是為不同耳然猶未之奇也奇則  
奇在高枕之下忽接花妥溪喧二句蓋在庸筆必  
寫眼前恬適之景一聯以映帶高枕之安而此則  
偏寫一片殺機慄慄可危可懼者以常人之情只  
解自了苟得一身恬適便滿目中皆是娛樂那管  
他世上尚有無窮悲苦而重過人雖於山林隱逸  
之中有無限悲天憫人之意刻刻繫念不釋於懷

故當高枕之時尚自默默感觸若曰此一山林耳  
而水流花間之中即不免鷺稍憇趁之苦何況大  
地一个熱鐵丸子其間強弱大小互相賊害用世  
人既不能普作津梁遯世人亦徒深軫念真是無  
可奈何付之浩然永嘆而已於此見少陵直是稷  
契伊呂一流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處處惆悵在  
身非特一詩人云爾也然慈悲與自在兩不相妨  
外而觀物方狀於中內而自觀不失為我此將軍  
休沐之地不妨暫作吾廬而不異為野人之居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

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屩過東籬  
此第二首直叙重過之事如樽之仍在榻之未移  
此無情之物之於我若為有情也犬之迎客鴉之  
護巢此有情之物之於我益為依戀也蓋萬物隨  
化與靜者之心上下同流其妙如此向來之幽興  
已盡極於山林之中而此之重過又求其極於山  
林之外於是步東籬之下而悠然遠望翠微之寺  
皇子之陂雲薄天清歷歷在目其樂又何如也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  
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此第三首又叙重過之時言去夏留宿於此曾幾  
何而今日重過平臺啜茗又已春風落日時矣惟  
此春日坐此平臺之上與臺畔新綠之桐葉其高  
正等於是凭此石欄點筆以題詩於新桐之葉此  
亦天然之妙境未經恒見者也而一時忘機之物  
如翡翠蜻蜓咸來湊泊或鳴衣桁或立釣絲夫衣  
桁釣絲豈蟲鳥鳴立之地亦猶石欄桐葉非題詩  
之具而人之幽興若此物類亦相感而應之豈偶  
然云爾哉至幽興既熟來往亦遂無期忘機之妙  
固如此也

頗怪朝參懶因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  
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此第四首專美將軍言將軍之處此山林始以為  
特偶然耳豈知自去夏以及於令留連而不去豈  
朝參之嬾耶亦野趣長耳野趣既長則朝參自嬾  
而一切金甲沈槍皆置之間散之地矣夫耽野趣  
則蒲柳不惜親移嬾朝參則稻梁幾於不足是則  
將軍之意勲名既淡富貴無關豈叔季以下人哉  
直與北窗高卧者同嘯傲於羲皇之上耳  
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刊年蹟蹠暮容色悵望好林泉

何日需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此第五回自叙其眷戀之意欣羨之懷而終嘆其所求之難遂也言到此雖可常住相留雖可判年  
然而終非我有徒蹉跎歲月而買山無由亦惟茫然悵望而已夫少陵志在用世非山林隱逸之流  
然當嫉賢害能之朝微祿不需則亦出不成處而已吁可嘆也

秋雨嘆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  
蓋聞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咬汝急恐汝後時難

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嘆馨香泣

秋雨一嘆非嘆秋雨也乃藉秋雨以發嘆耳時方天寶十三載楊國忠用事明皇宴處深宮不親政事百度廢弛羣小橫行無忌無復天道正如秋雨瀰漫水潦泛漲一片陰霾白日不見故借以為喻其曰雨中百草皆爛死者正以喻朝廷之紀綱廢壞而人民荼毒也階下決明顏色鮮者正以喻小人之得志而逞其光燄也著葉滿枝翠羽蓋者喻其親戚滿朝冠蓋相望也開花無數黃金錢者喻其拾權納賄充囊滿篋也托喻親切若此然從後

而諷之曰汝雖得志亦不過蜉蝣旦夕耳國維既  
破勢不久支涼風所至吹汝甚急汝亦在岌岌不  
保之中載胥及溺及汝偕亡耳汝於後時能獨立  
乎此吾之所以為汝臨風三嗅馨香而泣也謂堂  
上書生空抱白頭之憂而作此拂時之迂論可乎  
此詩設不作如是解則一決明耳少陵何必為之  
三致意焉

閨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  
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一作父  
無消息城中歸未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此第二首言一小人作慝於上衆小人阿附於下  
以是朝廷之綱紀無聞而奸邪之播弄反成風俗  
正如淫雨之時其風不辨東西南北而曰閨風謂  
四方圍闥之風也其雨不定朝夕長短而曰伏雨  
謂更番迭起之雨也四海八荒同此一雲不能出  
其畛域也於是來往於其中者不分順逆何知馬  
牛不分清濁何云涇渭以是嘉穀敵壞淳朴之農  
夫田婦束手待斃而枉道求合者但求相許寧論  
貴賤之不相值哉此亦當作喻言乃有意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鏁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

萬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翹濕高  
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汙污后土何時乾

此第三首自言當此長安一片同雲紛紛不辨田  
父既無消息斗未直換衾裯我一杜陵布衣耳處  
於其間誰復與之比數哉惟有反鏃衡門守環堵  
而已此老人之見自守其拙聊以遠害故不出此  
蓬蒿耳若彼稚子則方且乘機鬪捷奔走於閨風  
伏雨之中豈有憂懼哉不知其禍將及已颼颼者  
催寒甚迫正冥鴻高躡之時無如翹濕難飛求去  
不得無憂之稚子固不能免即不出之老夫亦及

於難是君子小人同歸於一燼此誠天地之厄數  
莫可如何計惟有皎日一出離照當空則百廢維  
新妖氛屏絕大塊復歸於整潔奈何天不悔禍三  
秋以來白日未嘗一見則此泥汙之象何時已哉  
亦如明皇委靡不振則朝廷清明之氣終無由見  
此杜陵布衣之所以長嘆而不置者也此三詩藉  
秋雨以形容時事曲盡其態誠老成憂國之盛心  
不逾年而了角女子之亂祚矣孰謂少陵非前知

之哲耶

漢賦行